

一周书情

本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著名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离开了大家,其代表作有《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等。这位老人可谓与中国有着渊源:在其获诺贝尔奖之前,澳门文化司署就联合花山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修道院纪事》中文版;1997年,萨拉马戈还来京出席了该书的首发式;2007年,国家话剧院《失明症漫记》为题材,排演了一部魔幻现实主义舞台剧《失明的城市》;就在今年,萨拉马戈还计划于10月份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萨拉马戈还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呼唤正义,为人类自由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不凡的人生令大家无限钦佩。

贾樟柯导演的上海世博会纪录片《海上传奇》将在7月2日公映,与纪录片同时创作的同名电影书《海上传奇》则提前与读者见面。

据了解,《海上传奇》一书通过杜美如、韦然、潘迪华、陈丹青、韩寒、侯孝贤等18个人的叙述,讲述了上海的百年历史。“这是一个关于一代代人的故事,这些人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早前就推出过访谈书《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的贾樟柯,这次把重点放在所谓的传奇人物身上。书中被采访的人物,年龄最大的是1916年出生的张心漪(曾国藩之曾外孙女),年龄最小的是80后作家韩寒,访谈跨年龄跨度如此之大的各界人士,实属罕见,贾樟柯向大家呈现了上海这座魅力城市百年来的发展变迁。

随着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央视体育频道节目主持人张斌。最近,他将推出自己的首部文字作品《彼岸》,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介绍,这本书收录了作者平日所写的随笔,是一本鲜活深入的人生观察笔记。张斌说,“所谓《彼岸》,是在眺望中国体育生活的未来。坚信别人的今天甚至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关切彼岸。”

体育不仅仅是竞技,它属于更广阔的人文范畴,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与内涵更值得大家解读。

于去年11月创刊的专为年轻女性打造的时尚类文学杂志《悦读纪》,将从7月号起全新改版。

据了解,此次《悦读纪》的全新改版,将从原来的16开调整为大16开本,从内文版式到装帧插图都将颠覆旧有格局。新版将增加更多生活、时尚等方面的互动性内容,如“手工课”、“女王养成班”等栏目。目前市场上的青春文学类杂志有着不少通病,年轻人“为赋新词强说愁”令其内容矫揉造作,缺少深度与内涵。期待更多的青春文学创作多些精品意识,呈现健康有活力的风貌。

一本好玩又实用的育儿书与读者见面了!新近创作出版的《懒妈妈胜过好老师》一书中,有爆笑的家庭对话,有稀奇古怪的育儿问题,还有作者自己画的漫画插图,以及在这些形式下轻松讲述的育儿常识和经验。

作者谈到自己著书心得,“做妈妈以后,我可以辛苦,可以奉献,但不能失去自我。在我心目中妈妈是伟大的,但不等于妈妈就应该成为一名伟大的妈妈,不等于做保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一台神奇烹饪机、一台全天候家庭除尘器。”(高志菲)



王跃文:小说要贴着地面写

舒晋瑜

读者的“窥私欲”。王跃文说,事实上,不论是文学话题还是社会话题,让人关注的东西多,才有人愿意看;通过写作表达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读者关注官场小说,就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幸福。这才是本质的原因。

从《国画》、《梅次故事》到《西州月》、《苍黄》,一系列的小说为王跃文奠定了官场小说中的领军地位。细究起来,从唐浩明的《曾国藩》、阎真的《沧浪之水》、肖仁福的《官运》、《待遇》以及浮石的《青瓷》等作品,湖南作家群关注现实的官场小说力作颇成气候。对这一现象,王跃文析说,大概湖南自古以来家国情情节比较重,延续至今已蔚然成风。

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今天的王跃文?我暗自里观察,眼前的王跃文儒雅温和,幽默真诚,在朋友眼中是个口碑不错的谦谦君子,哪里有点点嫉恶如仇的个性?其实不然。王跃文说,“考察官场,如果官场中人只把权力追逐作为人生目标,注定其人生是个悲剧。我们耳闻目睹那么多的官场人的悲剧,不管是因为权力斗争而败北,还是因贪污腐败而获罪,说到底都是人性的悲剧。官员们只有真正像他们的父皇之所宣称的那样奉献,才会从权力崇拜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人性自由。但是,谈何容易。”

现在的王跃文,兴趣已不在官场小说。他说,这里不存在写作资源枯竭的问题。比如爱

板桥的“难得糊涂”左右平常;多少人也许心有不甘,无奈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然而对于县、市、省三级政府都工作过的王跃文来说,17年的官场生活,他棱角分明的性格没有被同化为鹅卵石,依旧我行我素,显出特立独行甚至格格不入。

他只有写作。对于现实官场的观察与忧思,在他的笔下幻化成众多故事,胸中的郁闷之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慢慢挥洒而去。像是在暗夜的隧道中行走,突然透入一线光亮,他的人生变得通透豁达,延续《国画》的风格,在《梅次故事》中,他固守批判的立场,发出作为知识分子独立而真实的声音。

然而《国画》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声名显赫。因为有领导看法不一,“王跃文”这三个字一度消失。当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约王跃文开专栏,他以“满人”为笔名,一次就写了十几篇。三年之后,王跃文又可以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时,在当地举办了签售,一位老先生拿着他细心剪贴的报纸给王跃文看,说自己存了几篇署名“满人”的文章,一看就是王跃文的风格。

王跃文深为感动。“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知识分子来说可贵的其批判态度。任何时代,应该允许有批判的声音。”王跃文的率性文字,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真正走进了读者的心里。

有评论说,官场小说盛行,是因为满足了

郭敬明难挽文学期刊颓势

许民彤

会太多”。而在北京的报亭亭,《收获》这一期增刊至今没有上市,各报亭均表示没有进货。相比之,《收获》刊登郭敬明小说引发的热烈争议,这样的销售现状确实显得有些冷清……

对纯文学杂志《收获》联手郭敬明以期扩大文学期刊的市场占有率,扩大文学期刊的读者阅读范围,增加这本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一些文化媒体如此评论道:《收获》联手郭敬明发行量未涨,变脸损害品牌……可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收获》的这种功利目的和实际结果形成巨大反差的尴尬。

对郭敬明来说,他早就不再简单地以“作家郭敬明”的文化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现在文学界已经把郭敬明看做是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标准的商业作家之一,具备了鲜明的市场化文化人格特质……但是,不能否认,郭敬明在80后作家中的影响作用,在流行的青春文学中作为领军人物,特别是他拥有较广泛的青少年读者群体,具有很广泛的图书市场潜力,他的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

有一定的市场号召性,可以说,“郭敬明”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的和文学的品牌。

证实郭敬明这种作用的是,去年7月25日《人民文学》出刊600期专号,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被收入其中,并且是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正刊上。当时有文化消息说,因为《人民文学》的正刊铺开的面积广,订户零售都有,该期《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郭敬明的新作后,销量暴涨。

这次《收获》选择在增刊上刊登郭敬明的与纯文学关系不大的小说,其实也是看中了“郭敬明”的品牌效应和市场影响力。为扩大文学刊物的影响,提高文学大众的关注度,《收获》仅是付出了“收获”这个品牌,却达到了让郭敬明为文学杂志间接代言的目的,把“宝”完全押在了郭敬明的身上,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收获》的高调行为遇“冷”,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由得让人反思,郭敬明是否能够挽救《收获》这本文学期刊的颓势?

这些年来,国内的文学期刊,尤其是一

些优秀的纯文学期刊,原本的中心位置向边缘化变化,生存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如此的文学期刊生存环境,促使很多文学期刊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突破、转型。《人民文学》和《收获》,先后借用“郭敬明”这个商业的和文学的品牌的力量,应该说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法。事实上,它们的做法并不是成功的,《收获》是这样的现状,而《人民文学》刊登郭敬明的小说,当期上市两天就卖光了,全是中学生来买的,看起来确实很火,但其实,那一期只比平时增印了7000份,销量并没有增加得多么夸张”……可见,让郭敬明为自己的文学杂志间接代言,可以说是一种突破的尝试,但只靠“郭敬明”一个人或说一个品牌,是难以使一本文学期刊摆脱生存的困境,更难于挽救整个文学期刊的发展颓势。也就是,摆脱文学期刊生存困境,乃至挽救整个文学期刊的发展颓势,并不仅是用“郭敬明”来代言这样一条路可走,其实,还有许多创新、发展的思路。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一本书一辈子

包利民

读高中时,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父母离婚了,我再无心学习,整日东游西荡打架斗殴,并结识了一批地痞,什么事都做。就是在我走在堕落边缘的时候,一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

那一天,我刚打一架后,竟遇见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冯老师已年近60岁。他二话没说拉起我的手,我顺从地跟着他到了家。他先让我洗净脸上的血痕,并给我做了饭,然后才问我这些日子是怎么回事。听我诉说完,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起身在书柜里拿出三本厚厚的书来,说:“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只想你抽出几天的时间把这套书看完。如果你还把我这个老头子当成你的老师,就一定要把它看完!”接过书一看,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那几天我足不出户,终于将《悲惨世界》通读了一遍。放下书的那一刻,心中忽然就充盈了一种感动、一种震动。冉·阿让只因偷了一点面包便被判了刑,然后一再地被加刑,当他越狱出来时,应该说是憎恨那个世界的。好在他遇见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传教士,他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隐姓埋名苦度时日,也曾一度辉煌当了市长,也曾因为洗脱一个无辜的人而甘愿再次身陷囹圄,在无数的白眼冷遇坎坷际遇中,他再没去想过报复那个世界。相反,他却用一颗火热的心去回报曾给他带来灾难命运的社会,虽是风烛残年,犹未改变。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人生,这才是一个人在世界上最无悔的态度!在冉·阿让面前,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我忽然明白,任何一个借口都不可以成为堕落的理由!世界永远是公平的,只要你付出,总会收获一份美好。

当我再次走出家门,心中再没有抱怨与仇恨,世界就像是内心的一面镜子,你对它冷漠,它给你的永远是冷冰冰的墙;而你对它微笑,整个世界便都是笑脸缤纷!真的庆幸能遇见冯老师,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更感谢《悲惨世界》,是它改写了我的生命。我今天能在文学这条路上走得这么远,而没有在另一条路上失足,应该全是这些书的功劳。

我愿天下所有走在边缘的人们都能读到《悲惨世界》,我祝愿这个世界永远美丽如初。

商务印书馆“教育论坛”开讲 “第二次教育革命”提上日程

本报讯 6月20日,商务印书馆“教育论坛”在京召开。该论坛邀请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教育管理者、教育实践者,以“学生快乐成长与领导力的培养”为主题,就张卓玉所著《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一书展开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和交流。

欧洲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由校园、课程、教材、职业教师、课堂教学、考试等主要元素组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称为“第一次教育革命”。现代教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学家施瓦布说:“课程领域已步入穷途末路,按照现行的方法和原则不能继续运行,也无以推进教育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适合于解决问题的新原则、新观点、新方法。”于是“第二次教育革命”提上日程。张卓玉认为,“第二次教育革命”的核心是从以知识传授为起点的教育,走向以问题解决为起点的教育,让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成为教育的基本任务。

对于张卓玉这本鼓吹“第二次教育革命”的新作,与会专家分别从教育领域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并给予充分肯定与精彩的点评。他们认为,从灌输式的课堂组织形式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将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的素质,这将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变革。

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年来,一贯重视教育书刊的编撰与出版,曾长期占有我国教科书类图书的半壁江山,本次“教育论坛”的开创,既是对“开启民智,昌明教育”老传统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对这一宗旨的实践和新的阐释。(文艺)

阅读,是我身体里隐含多年的一根筋,绵长、柔韧。从小时候的连环画,到中学时代开始贪恋的长篇小说,再至上中专后沉迷的泰戈尔、叶赛宁等外国名家的诗歌作品,阅读让我快乐让我愁。在老家时,为了跳出“农门”,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训斥我,强迫我把阅读兴趣从课外转向课内。告别家乡到省城上学后,为了追求缪斯,课堂上的思想常开小差,以至于毕业时我还有一门专业课没有超过60分。

走上社会以后,多彩的生活使我的阅读兴趣锐减,而且在阅读习惯上,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马由缰,顺其自然,没有强迫,没有任务。我的床头柜上,至今仍常年堆着一摞子书,散文、诗歌、小说、哲学等等,什么都有。休闲之时,我顺手从书中抽出一册,给疲倦一缕轻松,给繁杂一片宁静,给心灵一份慰藉。

5月份到外地开会,顺便造访了沈从文先生的故里。回来的火车上,我阅读着散文家祝勇为沈从文先生百年诞辰而写的专题散文《凤凰——草鞋上的故乡》,思想在书本阅读与自然感受中游弋。邻旁的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翻翻一些时尚报刊、杂志,但没有一个人



整个世界都是小说

刘梦子

春天尚未结束,夏天要来未来的时候,我读到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生》,它并不是有关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现代图解本,而是一本小说,它是香港小说家董启章“自然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据说,董启章两夺奖金最高的华语文学奖——红楼梦奖。与他同台领奖的,一次是贾平凹,另一次是莫言。梁文道称他是华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者之一,《天工开物·栩栩如生》代表了香港文学的最高水准。

每个社会人都有着属于自我空间内的记忆与经验,董启章关心的不是科幻故事里“奇观式的造景过于美丽(那些有着吊诡的金属肌肤和火辣凹凸身材的女机械人)而人性过于丑恶(那些半人半机器的烧坏头脑的男性野心家或者人类自作自爱创造出来的邪恶超级计算机)的未来,而是我们没有好好关心和

认识已经悄悄地成为过去的东西(那反历史诗式的老旧车床)。”

《天工开物·栩栩如生》只是“自然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已出版),第三部为《物种原始·贝贝重生》。但听说第三部上半部分也叫《学习年代》,刚刚完成,将在台湾出版。三部曲很可能因此变成了四部曲。从书名上似乎很容易发现,作者的灵感来源于三本书《天工开物》、《时间简史》、《物种起源》。

董启章的文笔功力,足以让那些还以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人失声。我对董启章的了解还不多,只靠这本书中的内容来判断,他有点内向,喜欢把自己寄托在想象力的中。《天工开物·栩栩如生》整本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述他的个人记忆中V域的老物件们,从

“动感”阅读的变迁

李志胜

的阅读与我同行。同伴们也都在各行其事,我在阅读困乏后浏览一下窗外的风光,或者站起身子游走于左右车厢,脑子里引发出一阵联想。

我把火车上的阅读归为“动的阅读”之一,一如汽车、飞机上的阅读,但火车上的阅读更踏实、舒服和有时间感。也可能是我乘坐火车的机会相对少些,我总觉得像书房、办公室里等“静的阅读”场所是不能与火车上“动的阅读”相提并论的。后者在我的脑海里刻下的印痕更深。

27年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火车上阅读的经历。那时我还在省城上学,受父亲的委托,暑假之际到山西沁县火车站看望在那里工作

的姐夫、姑母,并顺便将在那里居住的奶奶接回来。当时山西细粮稀缺。我记得我只带了一箱细挂面就上路了,另外手里还携着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情人》两本小册子。“来吧,朋友,下来踩在坚实的大地上,别畏惧,别在昏暗中采集梦幻,风暴在空中酝酿,闪电在抽击我们的睡眠。”(《飞鸟集》)“你很小,然而你不渺小,因为宇宙间一切光亮,都是你的亲人。”(《飞鸟集》)“从你自己摆脱出来,站在野外;你将在你的内心听到大于世界的响应。让伟大的浪潮在你自己的内心跳舞,让它震撼你整个灵魂。”(《飞鸟集》)……翻掀其中的诗句,我曾激动不已。

火车上阅读,27年前与27年后的感受大相径庭。我认为,27年前的是豪情壮志,是热血沸腾,几百公里的旅程好像转瞬而过;27年后的感受却似小桥流水,娓娓叙来,漫长的思考被时光磨碎细腻,慢慢融合于我的血液和生命的气息中。

还记得一件事。河南已故诗人范源,生前一次进京赴约,他独自从安阳火车站上火车,带了一本诗友的新版诗集。坐在开往京城的车上,他便偷偷阅读书中那部分行的文字,没想到越读越兴奋,他就顺手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了自己的感受。临下车时,他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竟写了一本同名同体而内容迥异的“书”,事后说与朋友,大家都是满心的欢喜和惬意。

由于寄居的小城,偏离火车线较远,加之我由于工作的几次“落荒”,极少有出远差的机会,所以仅有的几次火车上的阅读,都让我回味无穷。最早的那次去山西,乘坐的是三位并排的硬座;最后这次从湘西到安阳,坐的却是软卧。心境发生了变化,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读来读去,放下书本,我豁然明白了,原来时代在我们心灵的窗口上倾泻的亮光发生了变化,其中注满了香草的味道,并且更加娇柔、温和。

收音机到衣车(内地称作缝纫机)到打字机……另一部分就是虚构的人物世界。借助于书中一封封书信,“我”串连起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从阿爷和阿阿的相识,爸爸如何因为电话遇见妈妈,以及自己跟如真之间那阴差阳错的录音带。在董启章虚构的世界中,人和人物的界限清晰。相相作为人物形象只是永远的17岁永远的要上学永远的不老会老去。在这个想象世界里,小冬的手是铅笔,艳艳的手是唇膏、训导主任的手是藤条……相相的心是八音盒。这些物是否寓意着一种新的人与器物的关系:不会失去或被遗忘,和所有者永远在一起。

读过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生》,好奇心驱使我上网搜寻董启章这三个字。发现董启章是一个对百科全书和小说式的百科全书非常入迷的人。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董启章自称:我的兴趣就是看这些非文学类的书籍,从中了解宇宙、物理、演化论、生化等各种科学,而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文学作品的材料,都和文学有关联。所以,我没有特定区分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对我来说都是文学。整个世界都是小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

把整个世界视为小说,这想象力还了得吗?假如此想象力的人去写小说,读者的期待还会落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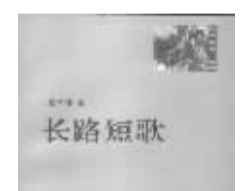
大相径庭。我认为,27年前的是豪情壮志,是热血沸腾,几百公里的旅程好像转瞬而过;27年后的感受却似小桥流水,娓娓叙来,漫长的思考被时光磨碎细腻,慢慢融合于我的血液和生命的气息中。

还记得一件事。河南已故诗人范源,生前一次进京赴约,他独自从安阳火车站上火车,带了一本诗友的新版诗集。坐在开往京城的车上,他便偷偷阅读书中那部分行的文字,没想到越读越兴奋,他就顺手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了自己的感受。临下车时,他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竟写了一本同名同体而内容迥异的“书”,事后说与朋友,大家都是满心的欢喜和惬意。

由于寄居的小城,偏离火车线较远,加之我由于工作的几次“落荒”,极少有出远差的机会,所以仅有的几次火车上的阅读,都让我回味无穷。最早的那次去山西,乘坐的是三位并排的硬座;最后这次从湘西到安阳,坐的却是软卧。心境发生了变化,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读来读去,放下书本,我豁然明白了,原来时代在我们心灵的窗口上倾泻的亮光发生了变化,其中注满了香草的味道,并且更加娇柔、温和。

周养俊的文

孔明



枕边放着一本书,名曰《长路短歌》,是散文的结集,周养俊著。春夏秋冬,只怕遗忘。这有个人缘故:周养俊的书不催眠,反而令我常常失眠。我怕失眠,就限制自己只读一篇,饶是一篇,也常常搅得我浮想联翩。文不很长,却图画一个又一个梦幻与现实的世界,也不豪情满怀,却抒发一波又一波的人生波澜,掩卷,却掩不住心灵的共鸣与人生的咏叹,就困于,不知不觉把如烟如酒的文字竟咀嚼到失眠。

因为朋友,读的又是散文,散文又以“我”着眼,自然地越读越有了亲切感;虽然是朋友,有文学同好,却从来不是很多,自然地越读越有了新鲜感。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饴。”不是很多的往来却使我有了很多的感怀,相信了周养俊是个谦逊君子。君子不党,君子坦荡荡。文如其人,文也证人;周养俊之所以是周养俊,当然离不开文学的滋养;反过来文学“反哺”,使用周养俊的文学羽翼渐渐地丰满起来。他是个官场中人,却没有官架子;他是个文人胚子,却没有文人的酸腐气。做人,为文不相妨碍,人情、文情两相补给,票赋隐伏于庸常,文心依附于小心,这是真君子境界。不势利,不功利,不急功近利,写作只是活人的一种状态,一种悦人也悦己的“大自在”;不做作,不矫情,不居高临下,为文只是一种思想的寄托,一种理想的延伸,一种梦想的回馈。饱蘸岁月的原汁原味,还原阅历的点点滴滴,于记忆深处钩沉,于觉悟妙处发愿,用心酝酿感性的文字,用情打造自己的文章,释放人性,更释放佛性。心是菩提,文是如来,如莲的喜悦不能压抑,便有了如莲的《长路短歌》吧?

《长路短歌》里的篇什,几乎都是周养俊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人在旅途,滋味自知,却不是人人都能把自己的苦辣酸甜诉诸文字;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却不是人人都能梦想成真,走进梦境的多,走出梦境的少。相比之下,周养俊算得是幸运儿。“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长路短歌》使我确信,周养俊和“那人”握手了。找到了“那人”,便文如活水源头,不必“问渠那得清如许”。他写自己,写他人也是写自己,写自己身边、耳边的人事,写自己心里、眼里的人世。他是有一杆秤的,称的是自己的良知良能。亲情、爱情、友情,包括世情、民情、人情,都在他的“秤”上了。了解周养俊的人,熟读周养俊的文,会忍不住惊叹:周养俊的文像周养俊一样醇厚不失灵性;周养俊又像周养俊的文一样轻盈里不失厚重。

周养俊是写诗的,有他的诗集为证。多年以前,只要读他的诗歌,或自己先诗情澎湃,这便是他诗的好了。诗化了周养俊,却没有伴周养俊,这怕是他的又一个幸运了。只是他的诗心一如他的童心始终在活跃,所以他的《长路短歌》里,排除了诗情,挥之不去诗意,“斩不断,理还乱”的魂魂潜伏在字里行间。他是存心要挣脱脱诗之束缚的,却于无意中谱写了行云流水般的人生交响乐,故土难忘,他写故土的时候总带着诗人的情怀;真情难忘,他写亲人时总是带着诗人的冲动。他笔下的《妈妈》、《奶爸》,是他抒情的神来之笔,不是诗的语言,却是诗的情感,于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不经意地成就了两篇如诗如歌美文。启示不言而喻:只有妙笔,没有真情,所谓美文只能是个躯壳。

与人生之旅相辅相成,周养俊的文章只能是姓周名养俊。这样的文章,只能复制,不能割裂,哪怕是偷香窃玉高手,也偷不去他文章里深藏的菩提心。文能防盗,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却反证了周养俊文章的可亲面目。跋涉前行,文学为伴;翻山越岭,文学相随。不了情写不了歌,不了的人生咏叹,成就了不了的人生篇章。这可能是周养俊文本最大的与众不同吧?